通志堂經解

12
1411
433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鄭氏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孔氏曰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爲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橈則在下者不申

使斬殺不當則以戕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鄭氏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孔氏曰視全具亦宰祝所視也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樂記云豢豕為酒犒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物色騂黝之別

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上帝天也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蓋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犧牲已見仲春解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騧非所謂全也若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之物豢者芻之事芻豢所以皐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

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山陰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視全具瞻肥瘠必比類猶言皆中度係上事言之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色言必比類亦各其所也

講義曰五者備具而當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而行之以禮上帝其有不饗者乎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鄭氏曰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孔氏曰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鄭云宿直昴畢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也明堂禮云發陳氣者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也明堂禮磔攘則此亦然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稱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十一月陽氣至於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

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駹可

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駾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禳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鄭氏曰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麻見孟夏以彘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鄭氏曰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惰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孔氏曰惰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也毋罹其災者謂此時民當入室毋在田野罹被其災也此時仲秋耘耨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豳詩云入此室處是也

嚴陵方氏曰城郭見王制解都邑見祭法解竇窖皆以穴土藏物故曰穿囷倉則穀藏尤不可壞故曰脩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

山陰陸氏曰藏而留穴謂之竇竇出於一孔窖盡藏之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鄭氏曰始爲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曰趣民則急趣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趣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菜而已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鄭氏曰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氏曰前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來久矣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惰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昏也亦見孟冬行罪無赦解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孔氏曰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從此月爲始故鄭云動內物也戶謂穴也蟄蟲以土增益穴之四旁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陰氣將至時氣尚温猶須出入故坏之稍小十月寒甚乃閉之也周語註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間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嚴陵方氏曰雷始收聲見仲春雷乃發聲解坏戶者以土益之蓋闔戶之謂也與坏垣牆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言陰之夷物至此而酷也陽氣日衰者以陽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陽主生浸言若水之浸日言與日加益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鄭氏孔氏說見仲春

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鄭氏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冬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孔氏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上下豐足百事皆成於此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爲

嚴陵方氏曰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脩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匱竭也夫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

財用足故百志成正謂是矣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則所謂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之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爲時時之所從而爲類必順其時言順陰陽之時而無違也慎因其類言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違類有守也故欲無變然順之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因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曰慎舉事如此四時之所同然特以當闔戶之時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於此也

馬氏曰古者須貨於受藏之府須賄於受用之府蓋利之開闔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須也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弊帛饔飧於是取具焉故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則凡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也數運而爲時陰陽麗焉貫而爲類萬物歸焉舉大事而順其時以行之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大數也若夫數之所不能載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鄭氏曰秋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草木生榮應陽動也國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國旱蟲不蟄穀復生午之氣乘之也風災數起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收雷先行先猶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

孔氏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鄭註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者謂仲秋應雨之時今行春令

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也火訛相驚
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爲金仲春爲木金能
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爲害但以訛僞言
語相驚也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
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也草木蚤死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
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
木生榮而不枯死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
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
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愆於陽故也雷
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鄭氏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孔氏曰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
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
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
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
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
鄭氏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
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
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詰人之令德示小民軌儀
孔氏曰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
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
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

之則一寸者分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爲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爲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周語註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詰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鋌穫而收藏之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蜃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鄭氏曰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皆記時候也

孔氏曰國語云雀入於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也此亦互文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嚴陵方氏曰鴻鴈來賓見孟春鴻鴈來解爵入大水爲蛤見仲春鷹化爲鳩解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也然於祭曰獸於戮曰禽何也蓋豺之於物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所祭之獸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故也亦見

孟春獺祭魚解

山陰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客也言黃華以黃爲美

華又訓黃以此玉藻曰大夫玄華祭言獸以大者祭也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有是哉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鄭氏曰總章西堂北偏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鄭氏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孔氏曰於此月之時勑命百官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務內收斂其物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嚴陵方氏曰號令見季春監工日號解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聽命者悉也

山陰陸氏曰言命百官偏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詳言之

講義曰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內而不在外所以會天地之氣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之籍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重粢盛之委也祇亦敬也

孔氏曰帝藉者供上帝之藉田也藉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歟舉之將以制國用故也然豳詩言十月穫稻而此乃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幽詩言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而此乃言穫稻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藉又隸於天官故也

馬氏曰祇敬必飭則以供粢盛敬神故也敬在內祇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鄭氏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百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奠體之類是也經之所言亦其大致然爾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鄭氏曰總猶猥卒也

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

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鄭氏曰入學習吹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言

大饗者徧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

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備焉

孔氏曰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

藝業成故也若祭一帝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

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

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

以大饗爲祫也與此不同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帝不云

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斷云謂此也鄭必

知非祫祭者以周禮祀大神饗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

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既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子

問卜謂此也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饗帝之時使

有司展視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雩

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也以

經云告備于天子故鄭知是有司祭於羣神也經云饗帝

鄭註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

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習吹已見孟春習舞解大饗帝已見仲夏大

雩帝解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犧牲告備于天子

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從可知

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于天子宜也然周

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

盛而已

馬氏曰自出乎震以至於說乎兌帝之成萬物之功備矣

故以其物饗焉豐年所謂秋報也

金華應氏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王於爲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爲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圜丘則皆致其報故豐年以爲秋冬報也事天莫重於圜丘而此不載焉特云祈來年于天宗而已要之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爲報本反始之重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爲主所謂祈于天宗而日者固天宗之長豈即此乎鄭氏獨以祈穀爲天而大雩大饗皆爲五帝豈以祭之頻而近於瀆乎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頻且瀆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蓋亦習吹仲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大饗帝嘗大飲烝嘗嘗新穀而已烝進衆物焉故季秋大饗明堂嘗新穀亦謂之嘗十月農工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大學進衆物焉亦謂之烝言犧牲告于天子則鼎俎告潔粢盛告豐之類可知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鄭氏曰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孔氏曰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于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鄭註互文者言諸侯亦受朔日百縣亦合制也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言與者兼事之辭其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

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其事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正謂是矣其所異者彼以子月爲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爲來歲受朔日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且合言自內以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致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

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共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爲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爲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故曰爲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爲主非以私之於己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其所主可知矣百縣見仲夏解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於歷以自戌至戌爲歲終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百縣內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斂法不於是而亟須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須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即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土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鄭氏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氏曰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令民習用五種兵器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謂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註云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註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此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四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校人職註云物馬齊其力戎事以力爲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騵彭彭是齊色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殳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

戰助者蓋以殳對矛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爲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搏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甥以戈搏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囘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禮書

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

以是歟

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季秋之斑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故命僕及七騶咸駕

北面誓之

鄭氏曰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既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旟百官載旞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門外之蔽司徒撢扑誓衆以軍法

也

孔氏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

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也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又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註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馭夫也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也七騶者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載旌旐者雜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班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此是仲冬大閱所建旌旗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鄭引司馬職此是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也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於經註則司徒主誓令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揩扑北面誓之也揩插也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註云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然鄭註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爲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仲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

嚴陵方氏曰僕主車駟主馬駕謂以軵駕馬將以有行故也旌旐載之所以爲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贊司馬頒旗物

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一物者舉其略爾與
車攻言建旌設旄同意以戎事言之則以革車爲正倅車
爲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爲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
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田則
張幕以有幕次故亦有屏焉整設于屏外則王雖在野亦
莫不有內外之辨故也扑謂夏楚也司徒教官而用此者
以其方教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教刑正謂是矣撙謂撙
之於帶也設扑而撙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
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馬氏曰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載旌
旌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大常而終於旌以羽
爲之者始於旞而終於旌故言旌旌則他可知矣授車以
級整設于屏外則自上而下以等相及且相係屬焉故謂

之級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鄭氏曰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命主祠以所獲禽祀四方
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
孔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
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
命主祠祭禽謂獵竟也主祠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
也四方有功於四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
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
始起象伸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
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
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旣
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

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註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物多衆得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於經註更相引證始可見矣其祭四方用此禽又用別牲故大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此四方五行之神也

嚴陵方氏曰厲飾厲其容飾也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其飾如此厲若子溫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也天子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爲一人之奉也是月也豺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鄭氏曰伐木必因殺氣

嚴陵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黃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故也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則以禦冬寒故也

馬氏曰天始物於玄地終功於黃然萬物之化終則有始人徒見其落也不知其爲生之始也故落以訓始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

鄭氏曰墐謂塗閉之辟殺氣

孔氏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塞其戶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鄭氏曰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祿秩之不當思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貶減物咸藏可以去之也

孔氏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予之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嚴陵方氏曰趣與趨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損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己凡以順收斂之道而已且當則無垂而適事宜則無常而隨時養人欲其適事故祿秩言當奉己要在隨時故供養言宜

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鄭氏曰稻始熟也

嚴陵方氏曰以犬嘗稻見孟夏以豕嘗麥解先薦寢廟見仲春解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鄭氏曰其國大水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爲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煖風來至民氣解惰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

休止也

孔氏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狹敗地災民多亂噎人災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也十一月一陽生陰爲外也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鄭云極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狹敗也金數窮而氣室則爲亂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爲噎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爲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坼故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煖風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故與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五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鄭氏曰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孔氏曰案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元嘉曆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諸家說見孟春

其日壬癸

鄭氏曰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東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

鄭氏曰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孔氏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象也詳見孟春

律中應鍾

鄭氏曰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

孔氏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為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為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

諸家說見孟春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鄭氏曰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

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

孔氏曰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蟲介

鄭氏曰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諸家說見孟春

其音羽

十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案
春秋說云應其鍾註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歷志應鍾言陰
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註云閡藏塞也陰雜陽
氣藏塞爲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閡以此言之云應其
種類正謂應無射也案周語註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
當代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
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

鄭氏曰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孔氏說見孟春

其味鹹其臭朽

鄭氏曰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諸家說見孟春

其祀行祭先腎

鄭氏曰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
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
爲毳壇厚二十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毳
上乃制腎及脾爲俎真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
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孔氏曰鄭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
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謂毳壇東西爲廣南
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毳祭其壇隨
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註聘禮云禮畢乘車轢
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
毳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

其王則鄭註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栢爲神王也

諸家說見孟春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鄭氏曰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

嚴陵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故也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熙故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言水始冰地始凍焉雉入大水爲蜃已見仲春鷹化爲鳩解虹藏不見季春虹始見解

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豚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豚水畜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

孔氏曰春云青旂青衣蒼玉者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功所爲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夏云赤旂朱衣赤玉者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冬云玄旂黑衣玄玉者黑深而玄淺亦旂用淺色衣用深色玉從自然之色春夏冬同用淺色也

諸家說見孟春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鄭氏曰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

孔氏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還於郊反於朝也臣有爲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謂以財禄供給之公叔禺人死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顏涿聚死事見哀二十三年及二十七年

諸家説見孟春

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鄭氏曰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録之而不釁筴短賤於兆也

孔氏曰釁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與龜之繇文也曲禮曰筴爲筮知是蓍也云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周禮大卜

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録之而已左傳云筮短龜長杜元凱註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丘氏曰案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辭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筴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總以吉凶結之也穎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案僖五年左傳云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案易之爲書河出圖文經三古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

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於龜乎立驪姬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於龜也

嚴陵方氏曰龜筴已見曲禮解釁與孟子釁鍾之釁同義物有釁則祆作以血厭其變爲蓋除釁之謂也除釁謂之釁猶治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釁之將以占審焉占審必於歲首者則以知一歲之吉凶故也大史曰官也陰陽之理繫焉以龜筴之事命之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言釁龜筴則筴亦釁矣與上春釁龜不同彼釁而藏之此釁而用之占兆審卦吉凶是察者占人所謂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鄭氏曰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孔氏曰是察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也蔽者自旁蔽之也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講義曰夫人之罪戾如原其情實則大可以見或阿其黨與則高下其手輕重其心而人之情實不可得而見矣能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鄭氏曰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嚴陵方氏說見孟春天子始締解

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服大裘明矣故曰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鄭氏曰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塞之

孔氏曰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

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下降此以氣應言之若以易爻象言之則七月三陽在上爲天氣上騰三陰在下爲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以成之耳餘見孟春解

冬孰爲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辨於北

馬氏曰天地定位而其氣升降於四時交於南而辨於北故夏曰南交冬爲上天爲是故也往來不窮者道也於是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各得其所而不相與故曰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夫閉則弗闢塞則不通謂之窮可也然通之理未嘗忘焉故寒暑往來相推而未始有窮也則所謂天地不通者時焉而已

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鄭氏曰謹蓋藏謂府庫囷倉有藏物也積聚謂芻禾薪蒸之屬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

孔氏曰城郭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鄭註鍵牡閉牝者凡鑰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此物以鐵爲之似樂器之笘籥搯於鑰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註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註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鄰里然管籥則一物也溝樹謂掘溝塹而種樹木令使衆庶可守之故鄭註云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　何氏曰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

嚴陵方氏曰蓋言所蓋者在中藏言所藏者在內方閉塞之時則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以謹之循行見仲春解積聚見仲秋解仲秋特命有司趣民多積聚而已至此又循行之無有不斂則欲其無遺利故也城郭見孟秋補城郭解城郭必以土故言坏然前言補此言坏互相備爾門閭見仲冬解門閭之出入不能無不虞故言戒鍵閉皆慮其壞故言脩管則籥之所投以虛而能受故若簫管

之管籥則管之所納以合而能通故若塡篇之籥管取其形籥取其義而已然門閭鍵閉之機械皆寓於此尤不可以不謹封疆見孟春皆脩封疆解邊竟見仲秋邊竟不寧解關所以禦外梁所以濟險而戒之又不可以慢故言謹徯徑皆道路之別然非公道而可不通故言塞凡此皆所以奉時之閉塞故也

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飾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鄭氏曰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飾正之也辨衣裳謂龔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孔氏曰其衣裳龔斂多少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大小案鄭註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註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裳蓋衰衣衰裳之謂衣在上裳在下故言辨衣服有輕重布有精粗不可不辨也棺槨見檀弓解丘以其有鄉背壟以其有起伏皆墳墓別名也大小高卑則冢人所謂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厚薄之度言其禮貴賤之等級言其人自巡行積聚而下皆命之司徒者則以寓教於其間故也

馬氏曰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之終時而節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

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山陰陸氏曰是月也天升而上地降而下辨衣裳之時也言在喪之下著雖死猶謹曾參易簀似之矣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鄭氏曰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孔氏曰於是之時冬閒無事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經直主於祭故云祭器尊也

嚴陵方氏曰功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繼言陳祭器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爲主因其陳而案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度遠取諸物

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程案則據此以驗彼也案以度則制之長短無不中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已見季春解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至物刻者物物而刻之也或曰器或曰物者以用言則曰器以體言則曰物亦互相備耳所謂情者非情實之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古之人雖小物其用功也無所不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禁也於季春曰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孟冬又戒焉方是時也亦是月也大飲烝

鄭氏曰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國公鄉飲酒禮代之燕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孔氏曰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此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乃諸侯之禮故鄭註天子諸侯與羣臣也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正齒位者約黨正文以此是孟冬黨正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註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

十六年左傳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

嚴陵方氏說見孟夏飲酎解

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衆君子可以飲酒燕樂矣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鄭氏曰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

孔氏曰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非但祭社又祭門閭故云及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此

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五祀據殷禮言之周則七祀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也案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而飲酒于序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鄭註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大飲之下亦引黨正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鄭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歛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知此廣祭衆神爲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

祭天若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今此天宗謂日月星者蓋尚書六宗文承類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也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也

新安朱氏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作如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嚴陵方氏曰天宗亦天神也陰陽之運必有爲之宗者故曰天宗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臘言以獵得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爲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易曰勞乎坎蓋謂是矣既曰休又曰息者休大而息小休久而息暫事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合而言之一也

山陰陸氏曰禮王所自爲立社爲公門閭蜡也國中於門野則在閭據索祭祀于祊得禱曰祠言品物雖多猶以爲

薄或言割或言臘相備也大割割牲臘以田獵所得禽祭不言及五祀五祀卑也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鄭氏曰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王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孔氏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經言習射御角力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鄭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馬氏曰順陰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陰也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用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

講義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講肄武事之時也故命將帥講習射御角力亦武勇之事漢有角觝之戲乃角力之技也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鄭氏曰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嚴陵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澤虞也猶季春謂山虞爲野虞焉漁師即周官之獻人也以能登漁于水而爲衆所師故謂之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二官者則各以其職故也衆言其同庶言其廣兆則言其數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衆庶則不止於民矣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然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其義亦然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

而共其眞以時入之須其餘于萬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鄭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寅之氣乘之也民流亡象蟄蟲動也暴風不寒蟄蟲出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爲風雪霜不時申之氣乘之也小兵起土地侵削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爲兵

孔氏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案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漏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擊斂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鄭氏曰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歷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

斗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
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
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曆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
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
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鄭氏曰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應
周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孔氏曰律曆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
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周語
註云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
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
偏養六氣九功之德

山陰陸氏曰黃鍾天子之德也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
九德書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若林鍾諸侯云爾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旦
不鳴虎始交

鄭氏曰冰益壯以下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
合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
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
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
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
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山陰陸氏曰猛摯之物至是一交而止夫欲止非摯不能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飲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飭死事

鄭氏曰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孔氏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故飭死事

嚴陵方氏曰飭死事必於是月者豈非以教大閱故然乎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鄭氏曰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

孔氏曰土地之事毋得興作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之謹蓋藏是也此月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諸蟄則死人必疾疫也故約束有司於此時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若有開動令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則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此時天地壅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也非但蟄死人疾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

皇氏曰喪謂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也

嚴陵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泄此所以戒之春秋傳曰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經之所言特以畢於是月而已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

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

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氣之沮而止者反泄而出故謂之沮泄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五陰猶執而紐之況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則以發天地之房故也

馬氏曰房也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之爲沮自下達上之謂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温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蓋陰主屈而陽主伸宜屈而伸焉故謂之暢

講義曰如使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而諸蟄藏者失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繼之以死喪皆以違時之理而逆物之性故也非所以使盛德充塞而得所故謂之暢月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
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鄭氏曰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
內政宮令讖出入及關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
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
子所親幸者

孔氏曰尹正也申重也申重其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
房室之處其門閭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
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務在質素毋得過
爲淫巧

嚴陵方氏曰周官酒人漿人之類皆有奄鄭氏謂精氣閉
藏者是也奄尹則衆奄之正也宮中之令國有常典以閉

藏之月故申之於門閭曰審於房室曰謹互言之爾必重閉則所以審而謹之也重閉猶易所謂重門之重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減省之也此所謂省察之而已蓋婦以化治絲枲為事巧過則淫淫則僞飾生焉故命禁之也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則疏賤者從可知矣近習謂天子親昵習熟之人凡此皆宮中之令也

馬氏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山陰陸氏曰奄精氣閉藏言於此為宜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鄭氏曰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瑟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謂

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孔氏曰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此曰酒人者以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為酒人以酒人監作酒故也是月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秫稻使齊得成熟故云必齊又須以時料理麴糵故云必時其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潔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其炊米和酒之時所用火齊又須生熟得中六物者秫稻一麴糵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也此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

嚴陵方氏曰多少不可過故曰必齊然作酒之材不止於

此舉二種以該之爾水泉必香則醞釀無穢汚之臭陶器必良則盛貯無罅漏之弊火齊必得則蒸煮無生熟之失六物闕一不得故曰兼用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不過如是而已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則以有法式故也夫酒所以養陽也作之於陽生之月蓋亦宜矣

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鄭氏曰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大川名源與王制言名山大澤同義凡此皆水神也

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致福也

講義曰四海者衆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濟之類是也江之源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之源自桐柏濟之源自沇水故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金華應氏曰夏祈山川百源火勝水弱遵其流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山川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淳蓄也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海爲委而河爲源也水重冬祀亦豈非源乎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鄭氏曰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遊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

詰焉亦宜矣

山陰陸氏曰異言牛馬貴于畜獸言馬在上亦以此故國君下齊牛式路馬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鄭氏曰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

孔氏曰鄭註周禮云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處謂之澤旁無水處謂之藪爾雅云蔬不熟爲饉蔬謂菜蔬以其麤疏經言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菱芡之屬

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資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爲而乃侵嚴陵方氏曰蔬亦菜也

涉之分以廣此奪人所有以予己則是彊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爲過哉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

上云聲色禁者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鄭氏曰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

嚴陵方氏曰日短至陰陽爭已見仲夏日長至解諸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焉故謂之蕩掩蔽其身以處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者慾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則加而無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

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陰陽爭則陽伏而陰尚自若也故爭凡物之有所爭者外未定故也方二分之月春爲陽日中秋爲陰宵中既有分矣故於仲春仲秋日夜分至於二至之月則夏爲正陽而陰始間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間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曰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曰死生分言陰之來不過與陽爲敵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詞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新安王氏曰十一月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欲反爲陰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坤下震五陰在外一陽在內在內者爲主在外者從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君子知陰陽爭則草木之歸根者昆蟲之蟄藏者且將挼蕩蓋枯者欲萌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況於身心豈得不靜以處之齊戒以靜其心掩藏以靜其身外去聲色內去耆慾以安形性則身靜心亦靜矣貴靜者陰陽方爭當靜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靜在一已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以遂萬物之情不韋雖非賢者此說不可廢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麔角解水泉動

鄭氏曰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

孔氏曰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

首故結而屈也麋爲陰獸之象鹿爲陽獸情淫而遊澤多家皆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　熊氏曰芸荔挺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也鹿是山獸故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

嚴陵方氏曰芸香草也以水泉動而生則水屬也荔挺出皇氏亦以爲香草荔言氣之和協挺言氣之直達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麋角解見仲夏是月也陰極於此而終故前言冰益壯陽生於此而始故言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

然也

山陰陸氏曰麋陰獸也角始生向後護耳補筋與骨應陽而墮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鄭氏曰此其堅成之極時

嚴陵方氏曰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於此故伐取之木大竹小故云伐木取竹箭

馬氏曰萬物之材斂榮則柔收斂則堅於是時可以代木取竹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鄭氏曰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嚴陵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

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夫陽爲實陰爲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氏曰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築則不止於繕矣與築城郭之築同義故孟秋止言繕囹圄而已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

鄭氏曰國旱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雷乃發聲震氣動也午屬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兵亦金之氣也蝗蟲爲敗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大火爲旱也疥癘之病乎甲之象也孔氏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案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蝗蟲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爲金氣所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之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之夏爲陽

故言其氣冬之爲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感發散之氣故也疥癘則虛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鄭氏曰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孔氏曰案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氏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氏十三度中去日八十一度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鄭氏曰大呂者雉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筒二十六則爲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諸家說見孟春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鄭氏曰鴈北鄉以下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孔氏曰鴈北鄉此據早者若晚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此據晚者若早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

始巢雉雊雞乳易通卦驗在立春節立春或在此月也
嚴陵方氏曰鴈北鄉已見孟春鴻鴈來解黑白錯者鵲也
然巢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雉雊已見
倉庚鳴解乳則孚乳之謂也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
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山陰陸氏曰夏小正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
黍與堅其器閎以奄
鄭氏曰玄堂右个北堂東偏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鄭氏曰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
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
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
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氏曰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
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
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者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
不去凶邪恐來歲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特水
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鄭註此月之中謂此
月之內也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
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
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
之氣也此時寒實未畢而註云畢者意欲其畢爾
馬氏曰時難皆以難陰慝而除之也於季春之畢春氣仲
秋之達秋氣則曰難而已至季冬之送寒氣則稱大難者

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故也以大難故旁磔旁磔則所磔非一方不特九門而已

嚴陵方氏曰難已見仲春解牛土畜也又以土爲之則以方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山陰陸氏曰言旁磔則於九門可知土所以勝水牛所以勝寒氣善耕故勝豕其謂之大難言有司嫌小也

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甲至癸爲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子至亥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設令甲子歲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脛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爲蹄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丘氏曰案開元禮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土者天子大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西南北四方之諸侯各以其方之色割壇四方之土以白茅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土牛之色亦宜效此所以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

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此自漢朝之後積習爲常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耕牛人於門外令地王率官吏打之皆失示農之意也

征鳥厲疾

鄭氏曰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爲鳩

孔氏曰亦命有司辭也案釋鳥云鷹鵰鳩樊光云鵰鳩鵰鳩月令云鷹化爲鳩郭景純云鵰當爲鵰此征鳥即鵰鳩也鷹隼之屬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

取鳥摯疾嚴猛也

山陰陸氏曰爲其將復爲鳩也於是厲疾蓋物不極不反

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睹秋毫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鄭氏曰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氏曰案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謂蜡祭蜡祭百神皆祭則嶽瀆山川亦祭也不言者文不具爾至此又更祭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天神人鬼山川皆有宗有佐也

嚴陵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於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也然天曰神地

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所謂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若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鄭氏曰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漁潔美

孔氏曰仲秋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蓋四時薦新是常事魚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藥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

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

鄭氏曰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

孔氏曰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月半以前也月半後大寒乃盛此月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云北陸虛者舉中央星以言之

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熙而柔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

氣以爲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爲愆陽爲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爲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冰以入今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鄭氏曰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

孔氏曰耒者以木爲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耜以金鐵爲之故云耜者耒之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雖有鎡基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劒買犢之說荅問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鄰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以是而已曰脩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飲酒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孔氏曰大寢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鄭知

於大寢也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也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常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三族父子及身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

馬氏曰匏竹利制陰物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而大合吹於是罷焉則陽事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罷著季春大合樂未罷也

新安王氏曰聲陽也夫子贊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陽動有聲在天爲雷在人爲樂今冬且盡春將至古曆以驚蟄爲正月節謂雷將動故於是月送陰迎陽土生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即罷可以知其無燕矣

方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鄭氏曰四監至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孔氏曰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鄭引春秋傳見昭七年左傳證薪是麤大可析之物也嚴陵方氏曰秩薪柴則與秩芻同義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而已

馬氏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爲悉矣

講義曰周官有燔柴槱燎之祭於是命四監收以秩次斂之以共柴爲郊廟及百祀之薪燎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

鄭氏曰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于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孔氏曰去年季冬日次于玄枵從此每月移次他辰至此

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于玄枵自此月與日相會于他辰至此窮盡還復會于玄枵故云月窮于紀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此月復于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幾近也以去年季冬去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嚴陵方氏曰陽大而爲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系故以紀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往來不窮謂之通可也此乃曰窮者蓋以人言之日有時而窮于次月有時而窮于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祇所以爲通歟

山陰陸氏曰曆以紀之紀曆也窮于次言象窮于紀言曆變窮言回回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周天星一歲一周天數將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鄭氏曰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孔氏曰此脩月令之人爲國家戒令之法言此月既終歲且更始在上者當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爲約戒之辭凡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四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民

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終之辭也始言且無始之辭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鄭氏曰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
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孔氏曰調和飭正之六典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
典也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
治象之法今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
三代故也
嚴陵方氏曰事有在今歲爲宜來歲則否者國之有典時
之有令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隨時而已
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爲也故以共言之
馬氏曰此所謂平在朔易也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
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

經邦治論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受民事至正月之吉始
和然後布焉則所謂待來歲之宜也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鄭氏曰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者
出多小者出少饗獻祭祀所須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
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
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
俱然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靈威仰五帝也社稷王之社
稷也諸侯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
王社稷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鄭氏曰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孔氏曰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匊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大豕也天地不用大豕社稷大牢有豕而不用犬故没其匊豢而徒云天地犧牲宗廟備六牲故云匊豢

山陰陸氏曰此大宰賦之可知而言大史與宰相備也於大祭舉輕於小祀舉重如是而後可知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

孔氏曰宰小宰也卿大夫謂畿内有采地者庶民受田準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卿大夫無采地則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則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

山陰陸氏曰歷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鄭氏曰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

孔氏曰以經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註言此賦要由民出也

嚴陵方氏曰自乃命大史而下止言次諸侯之列則知同姓之列亦次之下言同姓之邦則知諸侯爲異姓之邦也以神道言則曰犧牲以人道言則曰匊豢皇天上帝社稷

神道也故以犧牲言之寢廟則人道而已故以芻豢言之山林名川之祀亦曰犧牲者則以其迹爲遠而賦至於庶民者亦爲遠故也以賦至於庶民故以歷言之歷則非一矣或曰饗或曰祀或曰芻豢何也蓋饗者祭之義祀者祭之道芻豢祭之物非備物不足以致義非致義不足以合道亦互相備而已大史以建六典爲事宰以共力爲事諸侯之賦命之大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重輕之別也講義曰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唯成於民者至矣然後民皆致力於神矣故奉盛以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謂明德以薦其馨香也奉牲以告曰謂牲牷肥腯而民不疾瘚癘也凡皆先成民如此故民無不致力於神唯能成於民則凡普天之下食土之毛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其祀者也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類上帝則皇天上帝之祀也禋六宗則祖宗之祀也望山川則山林名川之祀也其序固可知矣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鄭氏曰白露蚤降介蟲爲妖戊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鼈蟹四鄙入保畏兵辟寒象也胎天多傷辰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旬者畢出萌者盡達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也國多固疾生不充性有久疾也命之曰逆衆害莫大於此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孔氏曰白露蚤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案

陰陽式法丑魚鼈蠏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介蟲爲妖胎天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胎天既傷國多固疾故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命猶名也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嚴陵方氏曰冬之序爲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爲正言之則冬爲先故也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亦見孟夏解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爛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固疾季冬有閉固而已今行春令故其

淑如此命之曰逆所謂逆莫甚於此

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巡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頓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如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論之又須說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月令之說但是順天加重其事非是尋常俱不理會其言行春令則應若此行夏令則應若彼誠有拘處子厚之辨又失之太放荅問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曾子問第七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以曾子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録屬喪服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禈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復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鄭氏曰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變于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者也禈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禈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禈冕則大夫也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祝聲三聲噫歆警神也某夫

人之氏也凡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反位反朝夕哭位舉幣舉而下埋之階間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異於春秋之例案喪大記士喪禮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鄭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近殯位故也大祝禪冕衣禪衣而冠冕也禪之爲言埠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禪言禪者取其續繡孤卿則絺冕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經云大祝禪冕則於時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可知大祝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

禮記集說卷四十七　廿寅

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告殯若於堂下則大遠堂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古人發聲多云噫凡祭祀神之所饗謂之歆今祝作聲欲令神歆饗故鄭云歆警神也告殯竟執束帛者外堂眞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凡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喪大記云君將大斂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也案士喪禮每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哭位即行朝奠故經云遂朝奠也幣是小宰所主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賛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合謚幣玉之事下文云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　熊氏曰經稱奠幣于殯東則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也殯東凡蓋於常凡筵之外別特設之天子諸侯在殯宮有凡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大夫士大斂有席

虞始有几今以世子繼體之貴故特設几也

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禫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禫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

山陰陸氏曰君薨子恃以立士大夫也古之人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事變時移漢始垂簾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禫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鄭氏曰三日負子日也如初謂如告生時宰宗人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于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案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子至三月爲名始見君今喪禮略於負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告生時已用也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禫冕今禫冕者以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大祝亦從子外堂經文不具耳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告誓衰祝主接神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以其

告神同吉祭禮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也世子不忍從阼階并故由西階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并不言從者以子爲主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東南故云殯東南隅祝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主哀甚故盡階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于殯東南隅既警神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北面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也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哭位故皆袒子至此乃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以下反位亦踊也當踊必袒故鄭註云踊襲衰上成子禮也記云襲明初時袒也鄭知奠出亦朝奠者以

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日不敢無師傳也不言大師奉子以衰嫌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鄭氏曰告于禰告生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也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葬後世子生之禮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吉于主漸神事之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然直云三人告

禫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既畢故子生則攝主不服與羣臣列位西階下自依大宰之禮與大宗從大祝禫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言禫冕東帛盡階不升及某之子生敢告者從可知也葬後神事之故依常禮三月因見乃名也

山陰陸氏曰徧告徧告同盟諸侯知然者以言及社稷宗廟山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王言者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鄭氏曰祖禰皆奠幣以告之告奠互文也視朝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禫冕爲將廟受也禫冕公衮侯伯鷩子男

毳也諭行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之以其職道而出者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故五日而徧牲幣當爲制幣一丈八尺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因上起文也篇內時有如此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服禫冕者案覲禮侯氏禫冕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受己之禮故之於廟今諸侯往朝天子將欲於廟受己之禮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故鄭云爲將廟受也上文已告於祖奠於禰下又告於宗廟山川是後再告言徧則五廟皆告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知五大夫大夫數多直言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既命五大夫亦命三公可

知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祖祭道神而後出行案聘禮
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爲行
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軷山行之名道路以險阻爲難
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軷祭酒脯祈告也禮
畢然後乘車轢之而遂行其牲犬羊可也此城外軷祭山
川與道路之神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祭之其名未聞其
位在廟門外西方喪禮毀宗躐行是也軷亦有尸故詩生
民云取羝以軷注烝烈其肉爲尸羞是也告者以五日爲
限近者就告遠者望告所以爾者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
留不去則非禮　熊氏曰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鄭此
註云牲當爲制天子則當用牲故鄭註周禮大祝職引此
文云告用牲幣是也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于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
主而奉此以出也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則不
用牲者肆師不爲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輕重故告
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
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又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爲制
幣是自惑也孔穎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
制幣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
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邪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雖
或用牲而其它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
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
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

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此王二王之後言之春秋傳曰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同出至于前所告者而告聽朝而入

鄭氏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故告于禰朝服爲事故也山川所不過則不告既于適天子也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孔氏曰上文諸侯朝天子故著冕服出視朝諸侯相朝降下天子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　熊氏曰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註云皮弁服是也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鄭氏曰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自啓及葬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于賓

謂告將葬啓期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既父喪在殯先葬母從啓母殯至葬唯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柩車出門至次處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以父喪在殯爲重若於此悲哀是輕於在殯者故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出門外遂行而言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奠父之後孝子告語于賓以明日啓父殯告賓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案既夕禮主人請啓期告于賓之後即陳喪事故鄭知殯爲賓也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虞當異日　皇氏

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今重者居先

橫渠張氏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藍田呂氏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以致其哀所謂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尊卑有序世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至切也君子於其至切也所以先輕而後重奠者求神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常在所重唯其不欲遽於送終故既封主人贈祝而先歸唯其欲速於求神故反哭則主人與有司視虞牲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鄭氏曰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猶娶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山陰陸氏曰子曰參也魯爲其魯也有至誠焉故孔子有雖不問而告之者矣若此是也

河南程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嚴陵方氏曰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鄭氏曰冠者謂賓及贊者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饗冠者論冠子逢喪之事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內喪則廢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今既有喪故三加而已不醴之也初欲迎賓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

則廢而不冠也未及期日而遭喪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因成服而加喪冠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故鄭云俱成人之服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鄭氏曰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饗謂禮之也

孔氏曰曾子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要

不更行吉冠之禮乎孔子引類荅曾子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唯行醮以相燕飲不用醴以禮受服者所以然者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更爲初冠禮然則因喪而冠除喪不可改冠也

酌而無酬酢曰醮醴亦無酬酢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案士冠禮適子醮於客位庶子冠於房外遂醮焉醴是古之酒故爲重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又士冠禮云不醴則醮用酒謂國有舊俗聖人不改者孔子既荅其問又以父沒而冠之禮告之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

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鄭氏曰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筭爵彌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小祥彌吉但致爵於賓而不行旅酬於禮未備故也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虞是葬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於主人次主人致爵於主婦尸致爵於主人主婦賓及獻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於房中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筭爵之事以漸備禮故云彌吉

嚴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則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則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爲近於薄過於禮爲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

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鄭氏曰饋奠在殯時也天子諸侯斬衰者奠爲君服者皆斬衰也唯主人不奠大夫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士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祭謂虞卒哭時輕喪重祭怪使重者執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喪可與他人饋奠乎孔子不解問旨謂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荅云斬衰以下皆可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請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已重

而重他人相爲饋奠乎孔子乃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爲他人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大夫之喪子及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故鄭知齊衰唯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有牲牢黍稷用人多盛於常奠執事之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應先取大功以位卑不嫌敵君故遣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藻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鄭知與祭爲虞卒哭時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以其時猶斬衰與祭也

嚴陵方氏曰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喪也曾子反以爲輕喪蓋

失之矣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助於人

鄭氏曰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孔子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宗廟何得助他人祭而熊氏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也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乳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大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

橫渠張氏曰緦不祭禮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其己之私喪也此謂簠簋既陳籩豆既設而其喪也若未陳設亦未必祭也古緦不祭而今在喪不欲廢祭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如此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山陰陸氏曰據上應云相識之喪緦可與於祭乎今云喪服嫌緦已輕有不必問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鄭氏曰廢喪服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非禮爲執事於人

之神忘哀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即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不問可與吉祭而問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決不可此謂他人在殯饋奠之事是他人之重者已新說喪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橫渠張氏曰有喪而祭是不誠也脫衰著吉以臨祭事此心如何

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已喪也故說衰而與奠爲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

山陰陸氏曰喪服蓋亦言緦廢猶脫也爲饋奠而脫之是之謂廢故下文云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鄭氏曰吉日取女之吉日也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已葬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也使人請請成昏也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禮各宜以敵若彼父死

則此當稱父遣使彼母死則此稱母遣使弔也弔辭云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謂彼家死者使某者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註引宋蕩伯姬鄭假說爲文也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壻已葬哀情稍殺故致命女氏夫婦有兄弟之義壻免喪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前已致命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亦葬後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父母亦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也

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爲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父母死則反奔喪服期

孔氏曰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衣服嫁服者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士喪禮註始死至將斂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爲父母皆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昏姻之禮廢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鄭氏曰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復猶償也過時不祭以重踰輕也反於初謂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壻家爲位而哭曾子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上文問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入門始改服者案

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乃廢昏禮約上冠禮之文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妻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成禮疑除喪更爲昏禮孔子謂祭祀是奉事鬼神昏禮是生人燕飲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　皇氏曰即位而哭就喪家爲位哭也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　熊氏曰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

年之喪既頹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

臨川王氏曰正義引期不使三月不從政爲據以此論昏姻不幸而過時雖齊衰之末以昏姻不亦可歟昏禮重於冠大功之末可娶通典引鄭義云已許嫁使降從大功理或然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鄭氏曰不息燭親骨肉也不舉樂重世變也廟見謂舅姑沒者祭於禰以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

孔氏曰不舉樂者思已之娶妻嗣續其親是親之代謝感世之改變也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

栗腶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廟見之事若舅姑既沒至三月之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盥饋之義昏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廟見奠菜祭禰同是一事若舅姑偏有沒者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註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廟見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

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配合後祖祭如鄭此言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註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愼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決之女家然後反馬

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禰則皇姑從可知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鄭氏曰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

孔氏曰婦既死於己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不得祔於皇姑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唯服齊衰而已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已服齊衰期非無主也歸葬女氏以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實已成婦示之未成婦禮見其不敢自專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氏曰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孔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辭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鄭氏曰曾子問此怪時有之也孔子以尊喻卑僞猶假也

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有司弗辭辭僭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

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尊者尚不可二喪與廟卑者不二可知也鄰國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拜賓康子又拜非也當時有司畏康子不敢辭正曾子所問前孤後主今荅前主後孤者謂齊事在前衛事在後也出公來弔非有國大事春秋略而不書

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爲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

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不可同時而並祭故言無二上也

山陰陸氏曰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鄭氏曰齊車金路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天子崩諸侯薨則藏諸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君去其國以廟主從鬼神依人者也況迎廟主祝接神者也蹕止行也

孔氏曰自此至貴命也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謂載新遷廟之主案史記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註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莊子稱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天子崩國君薨藏羣廟主於祖廟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象生人集聚至卒哭之明日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各先反其廟也三年一祫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四廟舉諸侯言也主謂木主天子一尺二寸

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己廟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不蹕以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老卅云結上義也

橫渠張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主親之主也有廟即當有主

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虛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鄭氏曰舍奠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孔氏曰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以象受命故云主命　皇氏曰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不將出行即埋之階間無遷主者加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　熊氏曰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還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

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也夫子曰何服之有言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有慈母良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公之言又非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案喪服傳云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鄭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也此謂大夫以下天子諸侯則不服庶母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然故孔子以國君荅云君命所使教子則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鄭知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父沒爲庶母慈己亦緦鄭云不服小功爾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己者雖父在亦服緦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爲之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己加小功故

此連言大夫士也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鄭不見家語故云未知何公也鄭註練冠謂庶子王爲其母者案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春秋母以子貴若適小君没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大夫士爲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爲母本應三年以爲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爲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故經云古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經無明文鄭云蓋疑辭也

馬氏曰門内之治恩掩義可也取恩之重者質義之輕者則義可以廢取義之重者質恩之輕者則恩可以忘故門内之治亦有時而正以義蓋一身之事冠爲重一家之事喪爲重以一身況一家則喪蓋重於冠是以將冠子冠者至未至皆廢所爲冠者正當冠之子也非賓贊也以喪而廢冠則是以恩掩義也此之謂恩重魯昭公少喪母有慈母良欲喪之有司以爲亂國法故父在則爲之服父没則不服是以義掩恩此之謂義重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所記曾子問三十有七子游之問一子夏之問再著才有利鈍問有詳略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練冠喪慈母此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蓋可矣如此不愛其母而愛慈母又何足怪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

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鄭氏曰旅衆也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以方色與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夫人君之夫人孔氏曰自此至未殺則廢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鄭註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諸侯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弱臣強之象欲助天子討陰也隱義云東方用戟南矛西弩北楯中央鼓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也春秋傳曰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日食象五方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也諸侯相見云大廟火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

橫渠張氏曰曾子問廢祭者之故非孔子經心烏能歷歷如此舉之如昔嘗所經慮義理輕重蓋須如此

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重輕之別也

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與夫當祭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故大明以照四方者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爲不充故諸侯之旅見與夫當祭之禮亦可

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祭有樂以侑神亦有以樂賓有爵以酳主人亦有以酬賓客其繁也至於十五飯其飲也至於無筭爵故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爲是也天子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可以易日矣俎豆既陳賓客既入尸既迎樂已作則雖雨不可廢簠簋既陳鍾鼓既列諸侯相見揖讓而入其雨也可廢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鄭氏曰既陳謂凡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也

孔氏曰鄭知既陳謂凡興陳饌牲器時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明是祭前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喪事重故也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取中言之見其祭皆然也嘗禘謂宗廟郊社謂天地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也接祭者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也然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在殺牲前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戶外親割薦血毛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奧

行饋熟之禮是二也註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　熊氏曰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註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爲祭初不迎尸也

盧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鄭云接祭不迎尸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未有先殺牲後迎尸者若夫中霤禮爲俎奠於主乃迎尸蓋五祀之祭非宗廟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鄭氏曰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侯吉也

孔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註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天子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然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

而後祭不得純如吉禮須宜降殺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
飯告飽則止視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於時冢宰攝主
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唯行此而已若葬時從啓
殯以後反哭以前哀戚更甚故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
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
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
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無獻佐
食以下事也案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紼行事此經云自啓
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鄭註郊社亦然何得有越紼行事
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時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
事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五祀既畢
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
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

還不爲越紼也唯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
云喪三年不祭是也

嚴陵方氏曰唯大喪之凶然後可以廢大禮之吉凡祭之
禮迎尸之時與未迎尸之時事異而禮不相接以其遇災
而行之爲遽故言接祭而已不暇迎尸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
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
奉帥天子

鄭氏曰此祭社稷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
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孔氏曰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謂諸侯五祀
如天子五祀也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鄭
云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

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
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諸侯
也大夫益略不得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
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
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
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
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
死者無服則祭
鄭氏曰齊衰異門則祭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
者緦不祭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也死者無服謂若舅舅
之子從母昆弟

孔氏曰此大夫祭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
則是據宗廟也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三飯
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主人酌酒尸尸不酢主人
唯此而已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
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止小功緦麻服轉輕
禮轉備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
及佐食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
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
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
及佐食而祭畢止此時尸祝佐食在室中但主人主婦及
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若
致爵之時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註
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是也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

前文云内喪大功以上廢則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内喪緦麻不廢祭者謂鼎俎既陳臨祭故不廢也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故因簀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内外一切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内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所祭祖禰士於死者雖爲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鄭註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此皆母親而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爲主母親於己服緦於祖禰則無服也

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爲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爲多此重輕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邊豆著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略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弔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鄭氏曰不弔立不旅行爲其苟語忘哀也三年之喪而弔哭爲彼哀則不專於親爲親哀則是妄弔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内外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内情故衰以飾在内之情冠冕文采以飾至敬之情麤衰以飾哀痛之情身在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爲虛蓋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於己哀忘彼而哭彼是於弔爲虛也

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傳言獸三爲羣禮言五卒爲

旅則旅衆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爲衆故以旅言之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鄭氏曰孔子以重喻輕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君喪服除而后殷祭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殷祭謂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初爲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二祥祭以伸孝心如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大祥若未有君服已小祥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禫祫大祭亦謂之殷祭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爲朔月月半薦新之奠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鄭註主人謂適子仕宦者適子主祭祀故待除君服行二祥祭若支子仕宦雖不得除私服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則無復追祭也

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鄭氏曰曾子問父母之喪弗除以其有終身之憂孔子言先王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孔氏曰曾子謂適子除君服乃有殷祭庶子除君服無復殷祭則是其爲父母服一生不有除脫之事於禮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過則不追舉非是不能除改正患過於聖

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假令春夏祭本爲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補前祭若適子仕者除君服猶行殷祭非爲感時是孝子存親伸孝心也

山陰陸氏曰宰予曰期可已矣性之厚薄不同至如此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

孔氏曰殷大也孔子荅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家治喪若君喪有薦新大事則臣適君所哭君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爲父母治喪若臣有父母喪既殯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歸平常朝夕恒在君處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鄭氏曰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孔氏曰上問既殯今問既啓孔子謂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葬不待君虞祭歸家治父母喪其君喪衰衲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厥故鄭知不私服也若父母喪既啓而有君喪則往哭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鄭氏曰其哀雜主於君

孔氏曰前問既殯既啓今問未殯孔子荅曰歸殯父母訖

反君所以殯君朝夕恒在君所家有殷事則輟歸君未殯則君哀重父母又喪親哀亦重君親相雜君尊故主於君尋常恒在君所　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訖乃歸殯父母也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鄭氏曰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內子大夫適妻也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

舅姑服齊衰

孔氏曰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及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在家朝夕奠有闕奠不可廢大夫尊故遣室老攝事士卑則子孫攝行此明大夫禮節又明婦人進止謂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非但夫往妻亦往君所若尋常朝夕則不往舉此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內子妻爲夫之君服齊衰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鄭氏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禮當言誄於天子天子乃使

大史賜之謚

孔氏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凡謚表其實行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名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賤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爲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諸侯及貴者之行而爲謚天子則更無尊者故白虎通云天子大夫上有尊者作謚崩大臣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且示若有天命然也平敵相誄亦爲不可故諸侯相誄非禮也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爲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也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賜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跣衰菲杖入自闕外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外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鄭氏曰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曾子以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共殯服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子麻弁絰衰杖者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己病也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外自西階異於生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也入自門外阼階者親未在棺使如生反也

孔氏曰此論諸侯在外死以喪歸之事諸侯或出疆朝會其出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椑棺而從也案喪大記

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天子椑内猶有水兕諸公椑
内猶有兕諸侯以椑爲親身孔子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
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服於時主人在路未忍
成服則著布弁謂吉布十五升上加環絰也疏衰是齊衰
菲謂蔗屨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杖故鄭云爲已
病也柩入宮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鄭
恐是門闕故云毀宗毀此宗廟之牆從柩而入升自西階
如似賓客於此時服殯服蔽塗既畢乃成服也檀弓云毀
宗躐行是從内而出此謂大斂後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
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
從柩案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布深衣又士喪禮
小斂主人髺髮袒今著免故鄭云在外遠行不可無飾也上
來從柩之儀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也

熊氏曰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此三年之戒謂衣
衾之裁若其造作死乃爲之
山陰陸氏曰服事也言君薨大斂而入則内共殯事矣言
殯則斂見言斂則殯不見且言大斂於升自西階不協于
以麻爲弁變於弔服蓋弁絰三麻弁絰爲重弁皮絰次之
爵弁絰又次之入自闕所謂觀闕是也宗廟在庫門外雉
門内故君出疆薨入自闕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入自闕
升自西階

禮記集說卷第四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